

儒宗理要

徵刻理學姓氏引

道日行于宇宙而聞道爲難理各足於人心而入理者寡豈學者有未究與抑同志之未廣也鱗幼習家學微聞大義衡校制藝不足以窺性命之旨而正學失緒迷惑滋深不得已而輯儒宗理要一書期以上廣濂洛關閩之傳俾後學無支離假借之習凡平時留心理學者皆吾道之干城也用是廣稽博采藉重簡端其先輩賢達譽望夙著高山仰止無俟表章唯

是鴻儒碩隱閉戶藏脩抑或膠庠止課帖括而絕學
無所見長鄉間視爲迂疎而著述因以自秘耳目所
臨咨諏未週潛谷幽芳獨行遺世豈無調高寡和末
學無師之歎也哉謹告同志群引類推不限以人不
限以地南海北海心理攸同卽學有淺深識有大小
而能卓然有見守正不偏所謂聖人之徒他日學成
道立與五先生並垂不朽易著同人詩歌秋水予能
無厚望于天下哉

西山張能鱗具白

周子序

宋之有周子蓋孔顏之繼起程朱諸子之開先孟子之流亞歟自孟子沒微言絕千五百年雖儒者間起譬猶列星麗天終不能使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煥然如揭日月其間若董仲舒者天人三策固煌煌大言也哉然窺其所造不過升堂繁露一書又啓識緯之漸王文中倡道河汾頗爲特立中說之言大有醇者而語多依傍學無傳人若韓昌黎雖有原道諸篇猶

文人之雄耳自秦漢以迄隋唐天下聰明才智之士不入於黃老則入於禪玄天人之學晦冥龐雜莫得指歸子周子起契性命之微於大易接孔顏之學於一誠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蘊剖析毫釐根極理要俾世之謬言臆說豁然若昏霧之見朝陽功斯偉矣自是而後二程朱子凡言天人悉本其說而朱子師尊尤篤於其所著太極通書字釋句疏然後天下萬世莫不曉然因周子而知千五百年以上孔顏之

爲道如此而性命以昭異端以熄學術以傳然則周
子之於斯道可不謂之揭日月而行乎抑嘗有慨於
世之尚論者三代而上其人苟功及於物或特立獨
行皆謂之聖三代而下亞聖之稱斷自孟子後此無
聞焉嗚呼孟子之所以稱亞聖者以其能尊孔子闢
異端也然而去聖人之世未遠與聖人之居甚近其
私淑猶易若周子則去聖人也爲已遠矣而其尊孔
子闢異端蓋不殊乎孟子而獨不謂之聖何歟夫聖

人豈異人任有開天明道之聖有振起絕學之聖有窮神知化之聖有致曲而誠之聖有生知之聖有通明之聖伏羲以一畫啓易人知其爲開天矣若夫根本太極發揮陰陽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豈非振起絕學者乎文王衍易周公設象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情人知其爲窮神知化矣若夫以誠爲學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豈非致曲而誠者乎至如孔子之聖人更曉然知爲生知矣若夫不由師傳默契道妙雖與

生知有間豈非所謂通明者乎然則讀周子之書論
周子之功而以爲孟子之流並稱亞聖夫豈過情之
論歟昌黎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周子之功豈在孟
子下哉全書凡六卷今去其詩文雜著止存太極通
書爲四卷蓋周子之精神本不著於詩文而詩文亦
非學者急務故僭爲刪訂如左學者苟能潛心是書
則五子之學亦可一以貫之矣

後學張能麟敬書

本傳

宋史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先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
龍圖閣學士鄭珣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
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
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
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
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
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
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族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

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惇願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瑩養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

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願往受業焉。惇願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願未悟訪惇願惇願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燕官至寶文閣待制。

儒宗理要周子目錄

卷之一

太極圖說

卷之二

通書

誠上第一

誠下第二

誠幾德第三

聖第四

慎動第五

道第六

師第七

幸第八

思第九

志學第十

順化第十一

治第十二

禮樂第十三

務實第十四

愛敬第十五

動靜第十六

樂上第十七

樂中第十八

樂下第十九

聖學第二十

公明第二十一

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第二十三

師友上第二十四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過第二十六

勢第二十七

文辭第二十八

聖蘊第二十九

精蘊第三十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家人揆復元妄第三十二

富貴第三十三

陋第三十四

擬議第三十五

刑第三十六

公第三十七

孔子上第三十八

孔子下第三十九

蒙艮第四十

周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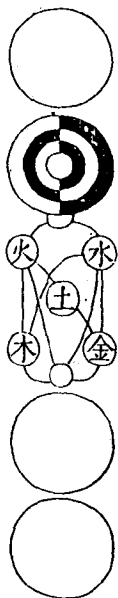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

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

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陰靜

坤道成女



陽動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

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稗故次火，金陰稗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此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

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剥圖體。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其

性。（性）（金）（土）（木）（水）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

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

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

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

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

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

則人○於是乎立而○

⊙_水⊙_土⊙_金⊙_木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

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群書句解

太極圖說朱子據圖而釋其義也。後有山陽度氏之說亦推朱子之意耳。陰陽動靜誠已躍如但各

圈下未隨著釋各圈及發朱子之言

初學一時難悟因重附此以便觀覽

朱子曰○

太極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是所言無定極之中所

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

所以爲動而生而靜也

然非有以

離乎陰陽也。

然又不能出乎陰陽之外。

即陰陽而指其本體。

就陰陽中指

不離乎陰陽而爲言爾。

不外陰陽而爲言也。

☵陰靜

此○

太極

之動而陽

靜而陰也。

此即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

中○者其本體也。

☰陽

者陽之

動也。

太極

之用所以行也。

動者爲用故爲

☷陰

者陰之靜也。

陰靜即所謂靜而陰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謂靜而陰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陽之根也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動之根也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此陽變陰合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之變也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陰之盛故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居于右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火陽盛故居左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故次

☷

太之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故爲

☷陰

者

陽

于火

☷

太之體所以立也。

水火之

U

根陰

交系于上

而水火之交相系

屬于左右之上

陰根陽

陽根

陰根

陽根

陰根

陽根

陰也

水爲陰

根于陽動

水而木

而木

木而火

而火

火而土

而土

土而金

而金

金而復水

復水

而土

而金

而土

而金

而復水

復水

如環無端

初無端倪

五氣

布

是五行之

四時行也

土則寄旺于四時

布

是五行之

四時行也

土則寄旺于四時

四時以行也

○太

極

氣順布

是五行之

四時行也

土則寄旺于四時

四時以行也

○太

◎

陰靜

五行一陰陽

是五行之運

只

五殊二實

其各則

有金木

水火土五者之殊

其本則

無餘欠也

既無有餘

陰陽一太極

不外乎陰陽二氣之實

太極爲精

陰陽爲粗

無彼此也

是

一太極之理

精粗本末

太極爲本

五行爲末

無彼此也

是

一理無彼

太極本無極

此之間

太極本無極

本於無極

上天之載

即上天

無聲臭

也

無臭可聞

五行之生

各一其性

其性各一

如火燥

水濕

也

無臭可聞

五行之生

各一其性

其性各一

如火燥

水濕

氣

殊質異

其氣既殊

各一其

○太

極

也

無臭可聞

五行之生

各一其性

其性各一

如火燥

水濕

氣

殊質異

其氣既殊

各一其

○太

極

也

無臭可聞

五行之生

各一其性

其性各一

如火燥

水濕

氣

殊質異

其氣既殊

各一其

○太

極

所相真精○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無極之

假借妙合行之精所以妙於乾道成男乾男坤女乾屬陽父道也故

凝合無間斷也坤道成女乾男坤女成男坤屬陰母道

也故以氣化者言也以氣之變化不各一其性乾健坤順故

具一而男女一太極也是為男女○萬物萬物化生天下萬

生以形化者言也亦有是氣則有是形以各一其性飛潛動

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是萬物各一太極○此以上引說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只有生而為人稟二氣五則所謂人○極

者於是乎在矣則凡所言人之極於此然形陰之為也但

之形質凝合一陽之發也人之精神運用不五性五常

定者陰之所為神息者陽之發達五性之性

曰仁義禮智信五行之德也是即稟五行之理以為性木神則

禮智信仁金神則義水神則智火神則禮

土神則信五者善惡天地之道陰貴陽賤男女之分也陽而貴者

為男陰而賤者為女萬事萬變萬物之象也是萬物形此天

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此凡天下之動而吉凶悔吝之善凶

者吉之反悔者吉之未成者凶之未成所以以生也而生惟聖人者又得乎秀

之精一秀至此有聖人又得二氣五行之而有以全乎太極

體用者也自有以全乎太極之全體大用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所以或動或靜

各詣至而天下之故天下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感而

此心凝寂蓋中也仁也中為禮曰感也禮屬夏仁屬春造化

不動之中禮曰仁感也流行發育之象乃感

事之所謂陽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為用即正也義也

正為智曰寂也智屬冬義屬秋造化所謂陰也太極之

智曰義飲收藏之時乃寂之事

體所以立也

靜者爲體卽太極之體立

中正仁義渾然全體

禮智仁義乃渾然全具之

體而靜者常爲主焉

靜者常爲主於中

則人○

於是乎立

則人之道自能

而○

太極陰柔陽剛五行

天地日月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

四時鬼神

行鬼神

有所不能違矣

自不能違乎此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

而吉也

所以修此道而告

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

也

所以違悖此道而

天地人之道

三才各一

○極也

也

以取禍言也

剛柔以質言

仁義以理言

所謂

之始也

萬物之所資以生者

陰也

柔也

義也

物之終也

萬物之所資以成者

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

而天地人三才

之道賴實則一○

太極

也

其分雖有三者之

故曰易有太極

中有至



陰之謂也

陰陽之中指出本體而言者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

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

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

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

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

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

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
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
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
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
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
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
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
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
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

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

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

用乎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

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熹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

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

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

觀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

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

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旣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旣望熹謹書。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

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
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
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
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
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
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
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
洪景廬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
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
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

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脩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也。○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

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

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卽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

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

柔惡遂加其一。

中

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

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

剛

自二而四。

剛善剛惡柔善

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

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

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

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
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
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
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
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
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
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
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

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也。

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卽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

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者。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姑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傅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姑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深邃。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

今先生既已反覆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陸象山與朱晦菴書

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辯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

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示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

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

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尚煩老先生特
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
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
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
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
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
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
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
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

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

子辯則據其義外與其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科
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其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
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
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朱晦菴荅陸象山書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
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
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
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
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

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

停勻故謂之極爾。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

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一陰而一陽者乃是道體之所爲也故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

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

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以爲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以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何如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

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何如。

周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通書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

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
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
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
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用意高遠而已集釋按潘
誌先生所
著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朱子曰易說世無傳本依經以解義
者此則通論其大旨故曰易通持不知去易字而曰通書始
於何時爾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
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
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
綱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
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

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序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以實理賦予於人而爲性命之本源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爲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

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

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幾微而燭其幽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邪則不和而辱害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廓之可以配合乎天地否則道自道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克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往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疆
梁柔善爲慈爲順爲異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
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
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

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卽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卽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卽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此篇言人貴於聞過尤貴於有耻不然則有不幸與大不幸者存焉玩註可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此篇言思之一字所以爲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以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章第十

此篇言人之爲學當要立志士當志於爲賢賢當志於爲聖聖當志於希天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育正萬民而與天爲一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惡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

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欲兼有衆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人於惡無不用其愛敬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荅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卷二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
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辭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
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
不能改

此亦答問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其
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此篇言動一於動靜一於靜則爲物不通必動有靜靜有動斯爲聖人神妙萬物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集考）物滯於一偏則不能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

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稟之不齊命則萬殊而一本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

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說問以發其端

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

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隆師親友然後可得於身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

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乏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垂今名入而諱過必至於滅身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反而不用力人之尤也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及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夫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詞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

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

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彼世人急求聞知於人薄亦甚矣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顏子也。聖同天，不亦聖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祕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之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去。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以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

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卽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維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濟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爲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

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
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與
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
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
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
語而道之故清逸潛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
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然諸
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
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
也長沙本旣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

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卽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工者。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

說有失其本意者。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讀周子緒言

或問儒者之論皆以周子繼孔孟子獨以周子繼孔顏得無過耶曰以周子繼孔孟此以世數言也若論學問則周子實繼孔顏觀通書中所述自孔子外獨三稱顏子則可知學問之所自矣非故爲軒輊也

先儒言孔子如玉孟子如水晶此最善形容有道氣象若顏與周則非水晶也溫栗之資已同于玉但于孔子微有高下大小之分耳

周子之於孟子可相伯仲未可分差等孟子才大周子心細其爲亞聖則一也

傳子其要
孟子之後無傳人周子之後却得程朱接續以後便源源不竭
非量有不同時爲之也戰國時聰明才辯之士皆爲縱橫之流
引入勢利誰能爲此迂遠之學若周子時方是全盛而人才又
莫多焉故遂得程朱其人也

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其有開楊墨之功也若周子則
太極人極說得最分明使二氏不能欺人以暗尤爲不動聲色
功豈在孟子下

周子之學渾是一誠字故通書首章卽曰誠者聖人之本二章
曰聖誠而已矣三章曰誠無爲幾善惡四章曰誠神幾曰聖人
都是一誠字誠者天之道也非聖人之流亞近於生知者乎

周子通書全從易出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造作一毫或謂
得之陳搏种放穆脩或謂師事鶴林寺僧壽涯此二氏無稽之
言謬欲引爲已重如謂孔子爲釋伽老子之弟子也至朱子序
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易與繫辭卽師傳也何必舍是
而更問哉今觀其首一圈卽易有太極也次◎卽是生兩儀也
次水火土金木卽兩儀生四象也(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鵲)男女構
精萬物化生也何嘗自出一毫私意學者不肯細心觀圖又不
肯細心讀易或以爲無師傳或以爲師二氏此皆未知周子者
太極圖甚平易人都看得鶻突其實極易曉中間一小圈卽易
經上太極一圈傍邊兩抱卽易經上兩儀二畫分黑白者白爲

陽黑爲陰黑之中有白白之中有黑者陰之中有陽陽之中有陰也但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畫周子便把伏羲兩畫變轉抱在太極兩傍是恐人把太極兩儀看作二物故特作此圖以明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耳

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先生手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傅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姤說同人說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無所謂姤說同人說則知易通之爲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議論次序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爲一書也

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之後故耳朱子取以冠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圖所以爲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

朱子註太極通書語語依太極圖分太極陰陽老少雖拘而亦無疑總之周子作太極圖說天人之間已自分配得十分恰合任他人信手拈來自然頭頭是道也

一篇太極圖說止說得天命之謂性一句故謂太極圖說爲繼繫辭而作可謂繼中庸而作亦無不可繫辭中庸而後未嘗有此書也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

傳分理
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
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
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
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只是一理此是周
子獨得處太極圖說一篇主意全在人極上今人讀太極圖說
不論人極而止論太極失周子之意矣

不知太極無天地不知人極無人此之謂不誠無物

天地生萬物妙處只在妙合而凝一點人心周應萬事要處只
在誠無爲幾善惡二句

周子通書云誠則無事矣此語非幾于聖者不能道語云天下

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何妨所惡于庸人者爲其作僞耳機械百出事變日多不惟世界不得太平究竟身心愈勞擾愈無益所謂心勞日拙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是說誠則無事

人極要處在主靜二字主靜要處在中正仁義四字有中正仁義四字則主靜自不入于一偏自非二氏之學所能混

仁義二字上復着個中正二字惟中正則仁不流于偏義不流于過故可以主靜可以立人極

程子善惡皆天理一語諸儒皆以爲疑不知此語是從周子太極圖中出來不過是陰陽皆太極

作分理易
太極圖最好觀性。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有氣質之性。而實不雜乎陰陽。故有義理之性。

從來聖賢學問相傳止是一條線索。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祖。繫辭繼善成性。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是祖中庸天命之謂性。周子太極人極則亦祖繼善成性。而暗合于子思孟子者也。自周子以後則凡言性與天道者無不祖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太極圖說。朱子中庸天命句亦本太極圖說也。

朱子與陸氏兄弟論太極書語極辨博然愚謂猶未切要也。周子圖說妙處全以太極發明人極。天人之間契若毫髮。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以見吾人此心此理全本天來。俱出自然。絕非勉

強所以爲妙若無下面一段議論則無極太極二語雖謂之出于莊老可也今圖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何等識見乃泛執字句之微而謂之莊老陸氏兄弟固未嘗細心讀周子之書而朱子亦但就有形無形反覆辨論此其所以多議論之往復也讀書不貴讀字句而貴讀全篇大率如此

能鱗謹識

太極歌

太極本一理。萬物一太極。有物必有則。一物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未始有二物。無極非虛無。中正是其則。理至氣以兆。氣生象則曜。受氣有陰陽。陰陽之謂道。道不離須臾。形上爲至妙。動靜固無方。根抵互爲藏。此中有神理。窮神化乃彰。五德配五行。性情有柔剛。生理之謂性。性動而情生。情生有善惡。要皆統于心。心爲萬事宰。衆理之所聚。元者善之長。義宜因心制。禮中智復正。信爲中孚吉。五德固相生。其實歸于一。惟誠而後明。聖人殆天篤。生知不恒有。習遠學斯復。好惡僅幾希。人禽判其屬。絜矩平迺心。先平其所惡。人情不相遠。違道非忠恕。忠恕克常操。一

貫從此悟強恕與自然雖分勉與安一間之未達擴充在四端
存察兼動靜慎獨謹幾先格物以窮理主敬致知全明新止至
善中和位育間萬物皆我備泉達火更然赤子至大人不虧廼
爲完吾儒立人極絕續繫斯篇

後學能鱗撰